

是非公论 / 是非公论旬刊社 · → no. 1 (民国25年4月  
[1936.4]) ~ [?] · — 南京、该刊社[发行者].  
; 26cm.

旬刊.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片卷期刊摄制目录:

o. 1 ~ no. 36 (1936.4 ~ 1937.4)

(本刊)

十日刊

# 是非公論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一日



是非自有公論

吳幹

政客下台以後

王季高

「中國的政客，在這樣混亂而且複雜的環境之中，失意後之遭遇或出路，自然是五花八門，毫無定例。」

南京種種

蘇茹

「香的玫瑰，嫩的山茶，嬌豔的卡內馨，飛滿了南京城；飛在太太們的頭上，小姐們的床上，偉人們的墓上。」

論貪污

王政

司法獨立與監察制度

李子欣

每份售洋五分

全年二元（郵費在內）

第一期

605466

# 是非公論 第一期

## 內容

是非自有公論	吳 幹(一)
政客下臺以後	王季高(二)
南京種種	蘇 茹(六)
論貪污	王 政(九)
司法獨立與監察制度	李子欣(三)
日本政變觀感	林雲谷(四)
說警察	漆 鑑(七)
通信：「是非公問」	(一八)
書評：人格與家庭	龍程芙(一九)
從雙鷹到紅旗	鄒君任(三)

##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投稿，然須與本刊原則相合。
- (二)譯稿希並寄原文，或指出原書。
- (三)寄稿須具姓名，加蓋圖章，並書明通信地址。
- (四)本社因經費有限，來稿除贈送本刊外，恕不另報酬。
- (五)來稿除預先聲明並附郵資外，概不退還。
- (六)寄來稿件本刊有刪改之權。
- (七)來稿請交南京鐵管巷瑞福里三號本社編輯部。



## 是非自有公論

是非自有公論，這是口頭上一句話。然而試聽聽，甲有的甲的是非，乙有乙的是非，是非像不會是自有公論。

鬚的專家們用科學方法證明道理是這樣，有的專家倒偏說不然，定得是那樣，是非像輕易的得不出的一種公論。俏皮的幽默大師開口便是：「得了罷，何必裝腔作勢」，誠實的學者反駁道：「得考慮，關乎世道人心」，是非彷彿莊諧不一，所謂公論，自亦各異。至於有機會的，把持着互相吹噓，使得無機會的，莫由張口，更別提那些根本就未曾學會張口的，是非似乎正欠缺一點公論。假設中國「有效的」學校不過一百，從民元到現在，每年每校平均所造就的「有效的」學生不過一千，那現在至少還有三萬萬九千七百多萬人，根本就不配參與是非自有的公論。他們啞子吃着黃連與甘草，苦甜都是由得你們說罷。

不能張口的人們有了苦痛或快樂，到是值得有人替他們申述，不過我們到不定有如是如是的野心，理由自然顯而易見。我們只是一羣朋友，尚在壯年的讀書人，並非可靠的專家、學者、或大師，然而對於任何人，我們永遠是

有我們的敬意。我們喜歡喝茶，我們更喜歡談天。談天，

自然是天上地下，古往今來，堂皇如國家大事，瑣碎如油鹽柴米，高雅如文章藝術，無聊如兒女風月，無所不談，無談不盡所欲談。在這樣的談話中，雖不會尋着甚麼學術的供獻，相當是非的辯證，容或也有。有那樣一天，正談得興高彩烈的時候，一位朋友提議，我們不如出一種刊物，把我們所謂的是非之類寫出來，拿去質諸當今的高明。這樣，「是非公論」誕生了。

然而讀者們，假設你有固定的信仰，請你不要以為我們定是同你一樣；假設你有政治團體的背景，請你不要以為我們定也有一個。你用不着搖着你那諷刺的指頭，嘲笑我們有的不過是中產階級的頭腦，這我們早已聽見說過。你也不要以為我們帶得有甚麼甚麼危險性，因為我們除了談談是非之外，依舊是善良的好百姓。可是既要談是非，我們並不担保沒有偏見，然而正如謊話有黑的與白的，所以假設我們有偏見，我們也應分只有清白的偏見。因為我們既沒有特殊的環境來造成我們特殊的良心，我們正不配

有特殊的偏見來造成我們特殊的是非見解。說得嚴重點，我們的宗旨是

「以實際環境爲立論之基礎，以綜合態度爲評論之準繩。」

所以我們要批評誰，得請他把心胸放寬點，因爲我們

## 政客下臺以後

政治舞臺，畢竟不過一個幻象。政客在臺上要得起勁的時候，固然是耀武揚威，轟轟烈烈，不可一世；但是轉眼兒一下臺，也就沒有什麼；有時候簡直連「戲子」下了臺還不如。賈波林范朋克不演電影的時候，梅蘭芳程豔秋不唱平劇的時候，他們怎樣過生活，我們很願意知道；但是徐世昌曹錕楊希閔劉震寰一流人，現在在那裏，怎樣過日子，我們就是在茶餘酒後，也不記得去談了。一個爲愛情自殺的阮玲玉，出殯的時候，會有十餘萬人送葬，並且會有人表示同情，隨着也「自盡」。反過來，一位監察委員憂國憂民，憤不顧身，自投玄武湖而死，社會對他，同情却不怎樣的大；時到如今，大部份的人，連他的名字，

並不是要專門找他作對，許回頭我們也有贊美他的機會；我們要恭維誰，得請他別誤會，因爲我們並不是專門要捧他，許回頭我們也有批評他的機會。就事論事，我們原來沒有特殊的阿好。我們所希望的，只是憑着實際環境與綜合態度，有一天是非許可以自有相當的公論。（吳 幹）

也都忘記了。這樣說起來，反使不在政的我，對於古今中外的一些政客，深具一副同情熱淚，因此很想乘這個機會，把世界各國下臺以後的政客，閒談一下，藉以看看他們的「下場」怎樣。

先說政治比較修明的英國比利時和英屬自治領吧。在這些國家，每屆國會選舉，在政治活動中的政客，如果落選，也不過暫時回復到普通人民的生活。等到下一次選舉，他們多少還有再起的希望。假使撇下個人而從政黨的立場立論，原在國會享有多數議席之政黨，國會選舉的結果，由多數黨一變而爲少數黨，則少數黨議員之活動，在這些國家政治組織之內，仍然相當重要。因爲這些國家所實

行的，是責任內閣制，而實際政治的基礎，又是兩黨政治或三黨政治。某一黨選舉勝利以後，固然是就由牠組織內閣，執行政權；但是敵黨並不由此消滅。實際上，少數黨在國會却還是有牠的作用。牠對於在政黨，可以說，無時無刻不在監督與批評之中，並且牠很想能暴露政府的錯誤，因之加以譴責並推翻，更乘機取而代之。這種反對政府的現象，乃是長期歷史演變的結果，到現在已經制度化；所以反對黨之存在，不徒不能認為對國王是大逆不道，並且還是政治組織中很重要的一部份。嚴格講起來，從內閣組織的觀點看，少數黨因為不在其內，固然可以稱之為在野黨；但是牠在國會內之活動，消極方面的作用，却非常重大，故從國會內之活動立論，所謂在野黨也者，却仍在政治舞臺之上。換句話說，政爭縱令失敗，但是仍舊沒有「下臺」。

在政治制度方面類似英比等國而稍為不同者，有一八七五年以後的法國，希特勒上臺以前，世界大戰以後的德國，法西斯蒂黨開入羅馬以前的意國，和歐戰後採納內閣制之歐洲大陸各國。牠們的政治制度，係責任內閣制，但是實際政治，則係多黨政治。有多黨政治的基礎的國家，

如果實行內閣制，內閣的現象，多半是混合局面。混合內閣，因有多數黨派的傾軋，任期很難維持長久。因之這些國家的政客，在國會內的活動，無時無刻，不在結連黨與，作擁護或推翻內閣的工作。他們的團結或活動，多半時候不很固定，所以他們的立場，算是在政黨的或是在野黨的立場，有時很難分辨。縱令在某二時期，他們的態度，相當的明瞭；但是政局發生變化，他們的團結和活動，也可隨之而變。不過大概說起來，這些國家的政客，不論在政或在野，活動的情形，同英比等國的政客，還相差不多遠。

同上面兩種國家，在制度方面迥乎不同，而又自成一個系統的，有美國和中美南美的諸共和國。在南美和中美的各國，政治制度，雖與美國大致相同，但是內爭頻仍，在野黨因為政爭的失敗，人事方面的犧牲很大，很有點像辛亥革命以後，國民政府成立於南京以前的中國局面。至於美國，實際上係兩黨政治，却與英國不同。牠所實行的，係總統制，而非內閣制。在總統制之下，總統與國會議員，同為人民所選出。如果國會（上院或下院）議員過半數，與總統同屬一黨，整個政府的政策，自然容易推進

，而不致於發生障礙；在這種情勢之下，國會內之少數黨，多半是處於屈服的地位。假使國會內之多數議員，與總統是屬於兩個不同的政黨，則行政與立法兩方面之衝突，當然是在所不免。至於競選總統失敗的政黨領袖，和與他同進退的一般政客，在敵黨領袖當政的時期，即失掉了他們大部份的政治作用，有時甚至須他們個人，就從此永無重上政治舞臺的機會。不過號召力量較大而具特殊人格的在野黨領袖，也有還能指導屬於同黨的上院或下院議員，來作反對敵黨所組織的政府之工作，並且準備下一屆的總統和上下兩院議員的選舉的。所以美國在野黨的領袖，雖然與英國不同，不在政治組織範圍之內，但是他們的政治作用，却也未完全消滅；過了相當時期之後，他們重新執政，是很可能的。

上面已經提到的三種國家的政府，在制度方面，是採納民主政治的理論，而在實際方面，又是實行兩黨或兩黨以上的政黨政治。在牠們這種局面之下，在野黨之地位，多少已經制度化。政爭失敗以後的政客，縱令一時不負行政上的責任，他們的性命，是沒有危險的，他們的政治作用，是沒有喪失的，因之他們的所謂失敗，也祇能視為相

對的，而不能認為絕對的失敗。在政治方面，同這種精神，根本不同的國家，有一九一七年以後的俄國，一九二二年以後的意國，一九三三年以後的德國，和其他少數實行獨裁制的國家。牠們政治制度的基礎，與民主政治的理論相去很遠，不是實行很左的共產主義，便是實行極右的法西斯蒂主義。為貫徹牠們的主義起見，實際上牠們又不得不實行一黨專政的辦法。在這些國家，政治爭鬪，是比較尖銳化，所以政爭的結果分曉以後，政爭勝利的一黨，絕對不像實行兩黨或多黨政治的民主國家的情形一樣，即以獲得政權為滿意；牠得更進一步，取締反對黨的活動，並且消滅牠們的組織。因之在這些國家的反對黨，自從政爭失敗以後，不徒完全喪失了牠們的政治作用；而且在政治制度之內，亦無繼續存留的餘地；就是牠們的領袖的性命，有時候也有維持不住的危險。所以這樣的失敗，多少可以說是絕對的失敗。這種失敗的例子很多，譬如在俄國，一九一七年三月之革命成功，俄皇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及其皇室，即遭殺戮。該年十月之革命告終，甫任執政者之客林斯基 (Alexander Kerensky)，即亡命海外，一直到現在，還在美國作寓公。一九二七年共產黨左右兩

派，互相傾軋；最後左派領袖杜洛斯基（Trotsky）竟被開除黨籍，放逐國外，流離無定，生活亦有時發生問題。再如意國法西斯蒂黨於一九二二年十月開入羅馬以後，該黨領袖莫索利尼所組織之內閣，尙非一黨內閣，不過此時他黨的活動，已經受了很大的限制。等到了一九二四年，馬蒂阿蒂（Matteotti）在議會演說，反對莫氏，隨即爲人暗殺。從此以後，莫氏即着手宣布他黨的存在爲非法，而反對黨黨員，亦即停止活動，相率亡命於國外，因之莫氏政府，即形成一人或一黨包辦之局面。又如德國：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上臺的時候，所領導的國社黨黨籍的下院議員，在下院並未佔得過半數，這種情形，就是在該年三月舉辦選舉以後，還是沒有變動。當時希氏內閣，還得靠國家主義黨的維持，才勉強取得下院過半數議員的擁護。但是等到希氏逐一宣布國社黨以外的政黨爲非法組織的時候，國家主義黨亦難逃浩劫，竟被迫自動解散，因之該黨領袖胡經伯格（Hugenberg）亦不得不辭去經濟及農業部長而退出內閣。至於其他各黨被解散之後，各該黨領袖，則什九俱逃隱在外，對於德國的實際政治，不敢再問津矣。嗣後國社黨左翼領袖羅姆（Ernst Roehm）等，曾於

一九三四年六月，串同前任內閣總理撒萊黑（Von Schleicher）圖謀推翻希氏政府，因事機不密，結果羅氏撤氏等六十餘人被殺。希氏政府，因爲反對方面有如許大的人事犧牲，到現在纔勉強取得穩固的地位，國社黨一黨專政的局面，纔得平安的繼續維持。

最後：讓我們看一看中國。中國自從辛亥革命到現在，不知經過了多少次的變亂，不知更換了多少樣的政府，整個社會，在許多方面，始終沒有走上軌道，那末，政爭失敗以後的政客之出處問題，當然也無固定制度之可言。不過從社會的背景看，在現在的中國，法治主義，雖未確立，禮治精神，却未完全推翻；國家觀念，縱令淡薄，宗法社會，仍有很大影響。中國的政客，在這樣混亂而且複雜的環境之中，失意後之遭遇或出路，自然是五花八門，毫無定例。最不幸的，政爭失敗，不是爲當政者所殺，（例如李大釗、路友于、郭松齡、林長民）就是爲人暗算，（宋教仁、徐樹錚）不然，也須受政府的監禁。（章太炎、陳獨秀）不過有時候，縱被逮捕，當政者因爲感覺不易對付，竟故意放走；再不然，有時候，因爲家庭、師生、同學、同鄉、或結義弟兄的關係，人情面子一講



，結果一個很重要的政治犯，就在無聊的社交場中，輕描淡寫的放走，也是有的。不論是事先逃走，或逮捕後釋放，有時候官樣文章的一紙通緝令，是免不了的。說來奇怪，在中國的政客，祇要受過通緝，（例如直皖戰爭後之安福系，及三一八案之所謂『元兇』）身價即無形增高，政治活動的力量，也隨之加大；等到時過境遷，他們回頭不做部長，最低限度，故宮盜寶的機會，總是抓得着的。近年來當局所實行的開除黨籍一法，在黨治局面之下，當然是慎重不過之事，不過實際效力，也多少有點像通緝令，是幫被開除的人提高地位的。至於派遣留洋，據威廉氏（Maurice William）在紐約，向我所發表的意見，乃是最妥當的處置方法，可算得中國文化的最高表現。這種觀點，縱令人們不同意，我看總算是有見地，總算是了解中國文化的偉大。

按照上面所說各節，下臺以後的政客，在民主主義的

國家，與在獨裁制度的國家不同，他們在政治組織之內，是有固定的地位，和固定的作用。現在的中國，既是預備實行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民權主義，舉凡一切，理應走上正當的軌道，政爭失敗以後的政客，如何對付，最好也能夠制度化。如果能夠作到這一步，社會的安寧，纔可維持；國家的復興，纔有希望。據我個人看，在這個共產黨可怕，和漢奸也不好惹的年頭，制度化的標準，應該根據法律，無妨取嚴酷政策，本寬容的原則。譬如說：人民的活動，如果確鑿的有危邦國，自當引用危害民國條例，施以重大的懲罰，以免「姑息養奸」。但是他們的活動，縱令稍為過激，有犯政府一時的政策，却仍為國家根本大法所許可，則當政者應示以寬大，以免「妄殺無辜」。不然，運用許多嚴刑峻法，來為鄰國造漢奸，為敵黨造同志，也未見得是合算的辦法。（王季高）

## 南 京 種 種

忘了是那一位朋友說的：現在南京，也好玩了，不必

到上海去。不管新生活運動如何推行，南京的小姐太太們

，並不少燙她們的頭髮，少擦她們的脣膏，少穿他們的喬治紗。同時，事實告訴我們，南京的社會，同南京的馬路一樣，是在很快的進展。

去年今日，三牌樓國際聯歡社，是南京唯一有音樂隊的跳舞廳。每逢星期三晚上，在那柔美的燈光底下，樓抱着，旋轉着的，往往只是面熟的幾對。後來首都飯店同德奧瑞同學會，都添了樂師；演奏爵士音樂。名媛紳士，多了兩個交際場合，在生活平添了不少的色彩。國際聯歡社的生意，並不見得有顯著的退步，而每逢舞夜，平倉巷同首都飯店的院子，汽車老是擠得水洩不通。南京的社會，學會了「華爾茲」與「探戈」。足痒的再不到上海做禮拜六了。

從前城裏有一家江蘇花園，門市冷落得可以。風雅的汽車階級，到陵園看太陽，順便帶二三盆象牙紅燈籠花之類，回家擺設。除了公家的汽油不算，每盆代價，至少一元。現在，你看：四個月內，新街口南北，自鼓樓到中央商場，一連添了五家花舖子。我們可以想像：香的玫瑰，嫩的山茶，嬌豔的卡內馨，飛滿了南京城；飛在太太們的頭上，小姐們的床上，偉人們的墓上。

是非公論 第一期

時髦的南京人，不大到六朝居吃乾絲，鷄鳴寺吃素麵了。一年以來的禮查飯店，換了三個東家。這最後的一個，似乎走運。每天下午四點到八點，吃茶最熱鬧，好像個人都染上了點英倫紳士的習慣。對面開了一家起士林；牛肉茶最出名，巧格力很好，飯菜也不壞。禮查的生意既不退化，起士林也有顧客，歡喜用刀咧，又咧的人，似乎是一天一天的在增多。

去年禮查隔壁，開過一家書舖，擺着很多的外國書籍雜誌，開了不久就關門大吉。但是後來陸續添了東壁、環球、二家，大賣其威爾斯自傳、易卜生選集、美國資本制度之落沒、以及生活、電影、太平洋月報等等，天天去打茶圍的人，倒也不少。咖啡灌飽肚子的南京人，似乎對於花牌樓一帶的正中、商務、中華、有點厭倦。豎起來看的東西，到底不及橫着看的來得深刻，有價值。況且，除了小部分線裝的書，如郭侍郎全集之外，中國有幾個魯迅、老舍？每年能出幾本吶喊、貓城記，值得花錢買，花工夫看？

在新都開幕之後，大家的心理，以為國民是不能維持了。現在的情形：在平時，國民生意不好，新都上座也不

佳。到了假期，兩邊都掛出客滿的牌子。還有快要完工的大華，想來生意也不會差。上帝的女孩兒們，多看電影，學學嘉寶的憂鬱、蕙絲特的妖媚、腦瑪希拉的靈活、琴喀羅的熱烈，庶幾追逐男孩兒的時候，更可以得心應手，達到「三高」（編者按：人高、洋房高、地位高）的目標。

但是南京還是中國。仲夏夜之夢，並不能完全滿足我們的潛意識。玉堂春、拷紅，也成了生活色彩之一方面。在張道藩的自誤公演以後，西施、南國之春、以及最近將要登台的說謊者，經過若許文人，藝術家絞盡心血的提倡與鼓吹，也只能得到觀衆一部分的心。在同一時期之中，言菊朋、李萬春、馬連良、王又宸、章遏雲、奚嘯伯，先後後，賺了不少人的眼淚，括了不少人的法幣。雖然有許多賢慧的少奶奶，也懂得換上拔佳高跟鞋，忍着凍瘡的痛，陪她們的老爺上首都跳舞，然而夫子廟的春味兒，並不因而減色。四大金剛，已成了歷史上的陳迹。而天天華燈初上，飛龍、天香、又世界等，依舊裝滿了一九三六式的馬湘蘭、顧媚樓。淮秦河的水，永遠是那樣的碧澄澄的。

南京公子們的情緒，也永遠是那麼着！

在這一切的一切，都在進化的中間，我們不能漏掉市面的繁榮。只要看去年的中央飯店，欠了銀行的債務，連買新被單的錢都拿不出。現在呢，添了一家首都，添了一家挹江，客人都住得滿滿的。而中央飯店，房子刷了新（但是，真不敢恭維，好像老太婆搽粉），水牌上的空格子，也難得看見。南京的市面確實比較以前熱鬧得多；我們且不提那中央商場和中正路上的紅男綠女，車水馬龍。

有人說：現在剿匪告一段落；委員長駐節首都；行政當局換了一批名流；中日實行親善，準備用最和平的方法，談判合作的條件；際此承平，官民提燈同樂，遠方人士，來此求一功名；市面再不繁榮，再待何時？只是可惜的，自新年到現在，雪多、雨多。剛暖了兩天，又括起北風，水銀降到四十度以下。已經擱開的皮衣，又得拿來穿上。中山門外的梅林，遲遲的不肯放花。人們都疑問着：冬，好像要永遠佔住南京；究竟春天會不會回來。

# 論

# 貪

# 污

官吏貪污是中國政治腐敗的主因，欲修明中國政治必先剷除貪官污吏，此言雖屬老生常談，然而確是政治改革的基礎。在這個根本問題未解決以前，法律無論怎樣進步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具文；政治組織無論怎樣完備，亦不過增加吃飯的機會而已。

行政院有鑒於此，於三月十日列舉侵吞公款，侵佔公物，濫用公物，虛糜公帑，偽製報銷，買賣物品及經手銀錢收受回扣，浮報物價，兼職兼薪或津貼，乾薪，及以公款生息歸入私囊等十種貪污方式，通令文武各機關，責成各主管長官，「自行省察，認真清除，務期弊絕風清。所有辦理情形，限文到兩個月內，據實具報。」同時「並分別呈咨中央及監察院，依法糾察，剷除舊染汚俗，樹立廉潔政治。」

無疑，這是民國成立以來，最能搔着癢處的政令，凡我國民，都應該馨香祈禱，以求其實現。以蔣先生的聲威，處於行政院長的地位，「環顧外患之嚴重，內憫物力之凋殘，觸目傷心，忘餐廢寢，維國家之敗，實由官邪，」

而後發出這道通令，當然勢在必行。不過，官吏貪污，積習已深，根本剷除，必須認清貪污的成因，然後治標治本，同時進行，方能有效。

貪官污吏之養成與盜匪娼妓無異，個人的天性不無關係，但最重要的當是環境勢力。官吏的環境不外政治組織，社會制度，和學校教育三項。在這三方面力求改良，以杜絕貪污種子，許是剷除貪官污吏的根本辦法。

那麼我們進一步問：中國現在政治組織，社會制度，和學校教育，與養成貪官污吏的關係，究竟在什麼地方？找着病原後，又應該如何醫治牠？這是朋友們漫談是非的時候常常討論的問題。本文先就政治方面談談，關於社會方面和教育方面應該改革的地方，以後再分別為文討論。

我認爲真要想剷除貪污，在政治本身，起碼必得切實辦到三件事情：

## 第一，要刷新人事行政

官吏的行爲和官的來歷，往往有密切關係；例如純粹因私人關係而做官的人，很容易貪贓枉法。一來因爲這種

人，多半是人格卑污，或不學無識；二來因為他們有所依恃，不畏法律。出錢買官做的人，當然非在任期內，將本利一齊撈回不可，否則何貴乎做官？所以如不先依正當的標準去任用官吏，必不能談剷除貪污。現行考試制度，雖未必盡善盡美，然而畢竟不失為一種正當方法。目前考試及格而人數尚不敷分配，最好規定現任官吏及主管官引荐人員，由考試機關加以甄別試驗，合格者正式任用。同時引荐人對於所引荐的人員，理應填具保證書。任用以後，遇有貪贓枉法行爲，即須由引荐人負完全責任。如是則賣官鬻爵之弊可免，而遠官顯貴，亦不敢妄用私人矣。

依照正當標準任用以後，政府對於公務人員，應予以充分保障。凡能奉公守法，尅盡職責者，不得無故免職。我相信「五日京兆」的心理存在一日，無論其人來歷如何正當，亦不免因環境壓迫而變爲貪官污吏。反之：就是因賄賂得官的人，剝削到相當程度的時候，未始不想做幾年好官，落得個「名利雙全」。記得某鐵路局換局長的時候，局員們歎息道：「舊局長纔吃得飽飽的預備開始做點事情，新局長又來了！」

中國過去視官吏貪污爲公開的祕密，對於官吏待遇問

題，向未加以研究，有許多地方，甚至故意降低官吏薪資，以示節省公款。管子說得好：「衣食足而後知禮義。」我們不希望今後的官吏，都是豪商大賈，然而也不相信誰能枵腹從公，所以主張應先斟酌各地生活情形，從新釐定公務員待遇，以免剷除貪污的計劃，徒脫空言。

在人事行政方面，任用官吏能依正當的標準，公務員能有相當的保障，並能享受合理的待遇，人格健全的人，自然不屑於做貪贓枉法的勾當。

## 第二，要確立監察制度

官吏的任用，無論怎樣公允，待遇無論怎樣優厚，生活無論怎樣安定，循規蹈矩地爲民服務，到底太平凡，太吃力，只有中庸之材纔能忍受。少數自作聰明，說得厲害一點，性根惡劣的人，仍舊難免走種種發財的終南捷徑。我國現行五權分立的政治制度，以監察制度裁制官吏，用意似乎不爲不周，組織亦不爲不完備。然而制度畢竟是人造的。一種制度能否實現牠的功能，還要看人們怎樣應用牠。老實說，中國的監察制度目前還在渾沌狀態之中。要望牠實現糾察貪污的功能，必先能確立牠自身的地位。

確立監察制度，應從兩方面着手：一方面社會要尊重

監察權能。說到這裏，我又忍不住要說幾句公道話。我國國民一向是尊重政府的，大凡上面提倡的事情，只要上面行得通，人民無不惟命是聽。可慮的還是上層的人，尤其是擁有權勢的大人先生們。如果他們一味與監察機關開玩笑，監察機關豈不真的變成『打蒼蠅』的機關嗎？久而久之，恐怕連『蒼蠅』都不敢打了。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負責監察的人，假使定要鐵面無私的幹，至多也不過打破飯碗而已，難道偌大中國就會沒有主持正義，維護法紀的人嗎？所以我認為確立監察權能的責任，大部分還是在監察機關的本身。然而這種責任，絕不是平常人能夠擔負得了的。監察官的資格，消極地要自身過去和現在，絲毫沒有貪贓枉法的痕跡，積極地要有『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 第三，要厲行司法權能

監察官對於官吏貪污，僅有糾察的權能，發現貪污以後，輕者交所屬機關處置，重者提起公訴，由司法機關審判，認為證據確鑿，然後依法懲辦。倘若司法機關不健全，大奸大惡，仍舊可以逍遙法外，監察官的彈劾，至多不

過發生一種道德裁制的効力而已。因此，欲澈底剷除貪污，除刷新人事行政和確立監察制度外，最後還要厲行司法權能。

吾國舊制，司法與行政混合，官吏貪污，司法自然不會光明。分析下來，官吏貪污的淵藪，大部就是在司法方面。以貪官污吏審判貪污官吏，焉得不『官官相護』？

現在司法獨立的原則，已逐漸實現，對於官吏職務上犯法之審判與懲罰，又特立行政法院與官吏懲戒委員會以司其事，剷除貪污的司法結構，行見日臻完善。新的司法，倘能養成大公無私的精神和尊重法律的意識，貪官污吏自然無所用其技倆，而廉潔的政治亦不難隨廉潔的司法制度以俱來。

綜觀上述三點，無論刷新人事行政，確立監察制度，或厲行司法權能，在目前中國實際政治組織之下都要看高級官吏是否有『樹立廉潔政治』的決心。所謂決心，斷非鼓吹宣傳或『等因奉此……』一陣就算完事。『事實勝雄辯』，要想政令與宣傳發生效力，勢必在上的人先能以身作則。不然事情是永遠行不通的。

(王政)三月十七日

# 司法獨立與監察制度

司法獨立，乃一國文物制度之最高理想。法律係人民行動之準繩，與維持社會秩序之基礎；凡執行法律之司法機關與人員，必大公無私，獨立無畏，以負荷此社會付予之神聖職務。同時，政府其他各機關，如行政與立法等部，對司法機關，除發生憲法所付予職權上之聯絡外，須尊重其獨立，不得妄事越權干涉。如是司法機關，方獲充分發展其效能，取得社會之信賴與尊重。

各國對於司法獨立，無不遵守勿渝。美國司法，且高于一切之勢。良以各國司法本身健全，久已取得社會一般之尊重，故其能保持獨立之尊嚴，乃為必然之勢。吾國司法獨立，倡之已久；有識之士，亦莫不思有以維持司法獨立之道。證之民國廿餘年來，政治舞臺人物，升沈頻繁，而法曹則殊少重大變更，顧不能謂當政者對於此政府組織之基本觀念——司法獨立——全無認識？說者謂：『司法職務清塞，能者不願插足；』實則吾國司法在組織上，早已獲有相當之獨立矣。

茲編所論，非再為司法獨立而有所爭執，乃為司法機

關是否已利用其獨立地位，發揮其主持正義維持社會秩序之效能？社會對司法之信仰如何？司法和其他政府機關被人重視之秩序如何？某法界老人曾語作者云：『試將高等法院推事與省府科長放在一處，人將先向科長敬禮。』嗚呼言之！吾國司法機關與人員，在社會上地位之低落，可謂曠世無比。依目下情形，且有愈趨愈下之勢。有謂法曹道德，江河日下，近年情形，尚不如民初時清明，言之可為浩嘆！司法機關，與其他公務機關無異。欲其取得人民之信仰，必先從本身健全着手。整飭紀律，提高道德，以轉移風氣，造成輿論，則名實相符之人民公判者可立而待，則其地位之提高，亦有不期然而然矣。司法之唯一生命在紀律，盡人皆知。苟紀律廢弛，宿私畏勢，蔑視正義，置人民之權利為無足輕重之列，則是自挖墳墓。人民縱不敢為明目張胆之唾棄，欲得其心悅誠服之敬佩，其可得乎？今以如此法院，而又假以司法獨立之庇護，流弊所及，必至司法專橫，而數千推事，悉為專制魔王。

監察制度設立有年，近且推廣各省，期藉彈劾制裁，

以救司法流弊。原來司法官吏，亦公務員之一種。苟違法失職，自當受監察使署之糾劾，毫無疑義。但一至實行，困難叢生；較之彈劾其他行政公務員，困難數倍。第一：司法官吏，稱：「法官不負審判上錯誤之責任」。換言之，法官判案，雖至指鹿爲馬，或黑白顛倒，法官仍可不自負責任，委罪於「審判上之錯誤」。某省曾發生一發挖坟墓之刑事案件，法官因畏被告之勢力，宣告無罪。其解釋條文之理由，最爲奇特！法官謂該案乃「遷移」坟墓，從此處遷至彼處，與發挖坟墓不同。此外法院派出勘案委員之不肖，更爲無法無天。某高等分院，曾派一無職業人員，下鄉勘案，因收受被告之賄賂，將原告之田山，劃歸被告。法官即依據其查勘報告判決，是以素知該案事實之地方人士，大爲不平。法院專橫，道路爲之側目，尙何言人民對法院之信仰耶？且該案因限于訴訟價額，不得上訴至三審；後向監察使署請求救濟，亦不得要領，蓋監察署不得過問法院審判事項。若就賄賂一節有所舉動，監署必須先有證據；否則一籌莫展。自新刑法規定行賄者與受賄者同罪（新刑法一百二十二條），賄賂證據之發現，幾爲不可能之事。監院彈劾普通行政人員，不無搜集證據方法；如稽核來

往簿據等，尙有線索可尋，若法院人員之收受賄賂，除非行賄者自願受懲，前往報告外，別無他法可獲證據。監察署在目下之環境，實難發揮其彈劾法官之效能。五全大會時，頗有人欲建設改造監察機關與法院之機能關係，但卒未見諸事實，或因監院楊案所引起之不良印像之結果耶？

司法獨立，因法院本身不健全，結果變成司法專制。吾國人民在昔專制時代，憚于官吏淫威，視衙門爲畏途，故其對國家司法機關之公判，素不信仰。民國來，人民對司法觀念，除在少數通都大邑外，殊少根本變動。人民遇有爭執，多數取決于鄉中紳士之調解，所費既少，調解之結果，亦尙可靠，較之「進衙門」之耗費，而卒至傾家蕩產者，不可同日而語。鄉中紳耆明白案件事實，且熟悉地方輿論，故其權衡輕重，易得人民之信仰。此種調解制度，實可利用，並得正式併入法院組織，而成爲現世各國所採用之「陪審制度」。此種制度之利益頗多：（一）陪審員來自地方紳耆，實爲地方耳目，易于明白案件事實；（二）陪審員數目衆多，不易一一賄賂，因陪審員對於案件事實之表決，必須一致；（三）陪審員生長鄉土，易受地方輿論之制裁，故受賄之可能性可望減少，是以較諸法院查勘委



員對於地方輿論之漠然不關，其得失易見；(四)陪審員爲事實之裁判者，法官僅爲法律之裁判者，司法專橫之流弊

，可以免除。(李子欣)

## 日本政變觀感

### 一

從民國廿年到今，因爲日本特意造成「九一八事變」，動手強佔東北，進而侵略華北，覬覦我全國，同時又與我們講親善，談合作，調整兩國現階段的關係；這樣軟硬工夫齊來，真迫得我們啼笑皆非。這次日本近衛師團及第一師團的一部分軍隊，起而行兇，聲稱剷除元老、重臣、財閥、軍閥、官僚、政黨等破壞國體的元兇，結果殺死了內大臣齋藤實、財政大臣高橋是清及陸軍訓練總監渡邊錠太郎三人；殺傷了侍從長鈴木貫太郎一人；內閣總理大臣岡田啓介則僥倖死裏逃生；元老西園寺公望及前任內大臣牧野伸顯二人亦幸獲未遭毒手。這種空前的政變，我們聽了，真有不少人在幸災樂禍，以爲日本「兵不戢，將自焚！」誠然，這次政變行兇的官兵，主角是四個陸軍上尉，

而爲他們殺死的齋藤是退伍的海軍上將；渡邊則爲現役的陸軍上將；重傷的鈴木，及脫險的岡田，也是退伍的海軍上將。素來自吹紀律嚴明的日本軍隊，竟有這種下剋上的暴行，這當然可以說是「自焚」的預兆。況且這次慘被殺死的高橋是卅年前日俄戰爭時籌措軍費有力的功臣，這二十年來，曾膺任總理大臣一次，財政大臣七次，及農林大臣司法大臣各一次。幸未被殺的西園寺是明治維新有功的碩果僅存的元老，曾膺任內閣總理大臣二次，教育大臣三次，外交大臣二次，及財政大臣一次。牧野則爲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的兒子，曾膺任教育大臣二次，及內務大臣農商務大臣各一次，自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三年）膺任內大臣，常侍輔弼日皇，直到去年年底纔辭職讓位給齋藤。總而言之，他們都是日本的老成，曾爲國家建樹功勳，現雖年逾古稀，依然鞠躬盡瘁，勤勞國事。現在自

稱「忠君愛國」的青年軍人，不惟不敬重他們，甚至要置他們於死地，這也可以說是「自焚」的預兆。

不過，不戢兵的日本，真將自焚嗎？他們不戢兵的目的，原在準備焚人，以謀向外發展。現在既因不戢兵而有自焚的預兆，則爲避免這種禍害起見，安知他們不將積極向外焚人呢？

這次日本政變的原因之一，就是行兇的青年軍人，主張向外發展。「九一八事變」以來，他們尤熱心於乘勢滅華、征俄、伐美，奠定日本獨霸東亞的局面。而他們的這種急進思想，不惟不能得到元老、重臣的同情，反而與元老、重臣的穩健思想相衝突，大受元老、重臣爲中心的軍政財各界穩健份子的壓迫。於是他們運用暴力，直接奪取政權，以便積極向外的決心因而促成。這次他們抱着這種決心行兇，不但未能完全達到目的，而且負着反抗日皇命令的罪名，授元老重臣一個澈底「肅軍」的口實；然而他們的急進思想並未隨着他們行兇失敗而消滅。假使元老、重臣及其他穩健份子欲消滅他們的急進思想而「肅軍」，勢必激成他們的抗拒，而有陷日本於大內亂的可能。換言之，這次政變之後，元老、重臣若毅然戢兵，則真有自焚的危

險。

日本元老、重臣及其他的穩健份子，並不比我們傻；他們觀察本國的國情，亦不會比我們糊塗。試看這次政變之際，西園寺虎口餘生，尙能奏請日皇下令討伐行兇的官兵，迫之歸營；可見他們有充分力量可以戢兵。而政變之後，他們竟不推荐宇垣一成等穩健著名的退伍陸軍上將組織新內閣；他們無意大事戢兵，由此亦可明白。

## 二

在不願亦不能戢兵而又希望避免自焚的原則之下，西園寺等所決定的路線，依然是岡田內閣時代所走的路線。所以他們推荐近衛文磨組閣而被近衛謝絕之後，乃決定推荐岡田內閣的外交大臣廣田宏毅組織新閣，以貫徹岡田內閣所未完成的使命。岡田內閣所走的路線：一方面是適應及滿足青年軍人的要求，從事澄清庶政，革新稅制，積極擴軍以充實國防；他方面是監視及善導青年軍人的思想，從事檢舉或隔離軍政各界的急進份子，以安定國家的秩序，及維持社會的治安。至其目的，不過藉此確立國力的強化和統制，以爲外交的後盾，實現向外發展能不戰而勝

的理想。這條路線，實爲西園寺等在一九三二年「五一五政變」發生後，因不願亦不能戡兵，而又希望避免自焚所決定的穩健路線。

自「五一五政變」以來，西園寺等曾先後推荐齋藤及岡田組閣，循着前述的穩健路線而行，結果仍有這次「二二六政變」的發生；其咎原不在走錯路線，而在走路太慢。例如高橋堅持「增稅時機未至」的主張，即其一端。廣田於三月五日奉命組閣，當晚即徵得勸業銀行總裁馬場鏖一爲財政大臣的同意，並決定改革稅制爲新內閣政綱之一。由此亦可知廣田內閣雖然踏襲岡田內閣所走的路線，但走路的方法，已由慢進而改爲漸進。

至於廣田組閣的時候，關於內務大臣外交大臣等人選問題，雖受軍部的反對而不得已變更原議，然而馬場出長財政，却不在軍部的反對之列。可知廣田內閣用漸進方法，踏襲岡田內閣的路線，自始即已獲得新陸軍大臣寺內壽一的同意。況且寺內入閣，一方面代表軍部要求廣田變更一部分閣僚人選，採納軍部意見以制定內閣政綱及預算案，圖滿足青年軍人的希望；他方面則決定澈底整肅軍紀，以恢復軍部上管下的統制權力，祛除元老、重臣對於軍

紀日弛的憂慮。可知寺內自始即爲廣田組閣的誠意合作者；元老、重臣授意廣田所走的路線，也就是寺內今後要走的

的路線。

寺內出長陸軍，是岡田內閣的陸軍大臣川島義之，爲這次政變而引咎辭職的結果。川島下台後，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亦讓位於植田謙吉；他們兩人且決定與軍事參議官林銑十郎、阿部信行、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四人連袂退伍。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從犬養內閣至齋藤內閣前半期，是荒木及真崎二人與南及阿部二人爭奪軍部指揮權的時期；從齋藤內閣後半期以迄岡田內閣，是林及川島二人與荒木及真崎二人爭奪軍部指導權的時期。現在這三派的高級長官竟能一齊脫離軍部，讓一向處於超然地位的寺內及植田等去主持軍部，可知他們至少已認爲軍部有澈底整肅軍紀的必要，而且諒解寺內所打算走的路線，即在免除青年軍人再有下剋上的暴行。

要之，這次政變的結果，第一：促成政界的高級人員打算實行改革稅制及其他新政的決心；第二：促成軍部的高級長官，準備澈底整肅軍紀的決心；第三：在這兩種決心協調之下，廣田內閣決定了用漸進的方法，踏襲岡田內

開所走的路線，以求達到其統一向外發展步驟的目的。假使他們的前途能夠順利地進行，不會再引起主張急進的青年軍人反對，亦不會引起主張緩進的穩健財閥的阻撓，則軍部的戰則必勝的備戰國策，必能得財閥的協助而格外充

## 說

## 警

北風怒吼，地下積雪數尺，護城河的水結成堅冰，溫度降至冰點以下，路上行人絕跡的隆冬深夜裏，老老實實的站在崗位把兩腿都凍僵，是我們對北平市警察的印象。

帶着拿破崙式的帽子，在街頭踱來踱去，遇着不識字的洋車夫問起路來，裝作沒有聽見，再問一聲，便大發雷霆，是我們對漢口市警察的印象。

在街頭忙於檢查鈕扣，但是遇着穿制服、帶徽章的同志，便不敢聲張，不提防反倒吃一個耳光，是我們對南昌市警察的印象。

在大街上，祇管指揮汽車轉灣，不問洋車夫打架，是我們對首都警察的印象。

此外尚有在租界以木棍驅窮兒的上海巡捕，在山路上

實其國防，以為政府不戰而勝的侵略外交有力的後盾。這至少亦將使誠意調整中日關係的我們，更會感覺應付困難了。（林雲谷）三、一六。

## 察

以手巾替行路吐痰人擦去地下的痰以為婉勸的廬山警察；試行警管區制以一警察管理若干戶口的江蘇某縣某縣的警察；僅供催糧收稅差遣之用的某省某縣的警察等。我國對警察所得的印象太多了，恕我不能一一列舉。

同時我們又不免幻想起，當年站在倫敦街衢中心，僅一舉手，千百行路人從命的洋警察；想起真能實行新生活，一舉一動，足為人民表率，又能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理想警察；想起大戰爆發，敵人飛機光臨，炸彈如雨，火燄四起，人民奔逃避難而能指揮若定，保持秩序的非常時警察。總覺着我們日中所見與心中所想的相差太遠了。

高調不談，專從實際說起。我們既明白警察職務的重要，就應當尊重警察；既明白警察現在的實況，尤應該對

他們抱很大的同情。我們尊重警察，服從警察的指揮，不一定因為他們道德高尚，技能精嫻；是因為他們是法律的執行者。尊重他們就是尊重法律。這是起碼的法治精神，希望每日高談法治的大人先生們特別注意。

對於警察本身，我們希望他們個個有自尊心，更由自尊心引到責任心，努力做一個理想的警察。

對於政府方面，我們的希望更多了。如何就警察制度人選訓練勤務等方面澈底整頓，想早在當道熟籌之中；對於不服警察指揮的高官，尤希望政府執法嚴懲，以樹法治的基礎。「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應該從小處做起。

(漆鑑)二五、三、十五。

## 通信

××兄：手書拜悉……罪甚！罪甚！是非公論旬刊將於「佻虜」日 (Fools' Day) 出版問世，堪為慶賀！茲先寄上三十元，「以光篇幅」。以後如無停刊之虞，弟可再定幾分。至於可光篇幅的鴻文，則弟不敢！弟只有一個小小的意思，不知會不會太幼稚。弟以為每期可闢一「刊屁股」或補白性質的欄，名之曰「是非公問」，每次提出一二關於「是非」的問。又因為是「問」，不是「論」，幾句話就可了。另紙舉一例：

去上海「料理私事」的要人乘車，應該與事實相符呢？還是講話，應該與事實相符呢？國有鐵路

列車，常掛有「公事車」，以備「要人」們來往料理要公之用。常聞到上海的要人，由「公事車」跳下，受新聞記者包圍時，說是：「此行完全係來料理私事」，不知鐵道應否加掛「私事車」，請他們坐，以符事實？或者「要人」們所講的話，是絕不與事實相符的。這——即小子所問的——就等於放屁了。

不知可否問？……是非諸公以及太太，均此問好，

即頌

撰安！

弟××頓首

# 介紹哈德的人格與家庭

Personality and the Family.

By Hornell Hart and Ella B. Hart

D. C. Heath and Co. 1935. Pp. xi + 381.

人格與家庭這本書，是哈德兩夫婦作的。哈德教授在美國社會學界有相當地位。他已經出版而比較聞名的書，要算社會關係的科學(The Science of Social Relations, 1927) 和社會進步的技術(The Technique of Social Progress, 1931) 今年出版這本人格與家庭，大概又要給他增加無限光榮，同時，給社會學界一種很有價值的貢獻。從實用方面看，人格與家庭，恐怕要比較前兩本書，更加有價值。

這本書共分十六章，一、家庭生活的動力；二、過去和現在的性行爲；三、性的混亂和人格的成就；四、結婚前性的調適；五、什麼時候和什麼人不應嫁娶；六、成功婚姻的配合；七、找尋配偶；八、工業變遷和家庭；九、離婚；十、夫婦間創造的關係；十一、父母和小孩；十二、有了解力的父母；十三、父母與小孩創造上相互的活

動；十四、父母的問題；十五、家庭的顧問；十六、優生學。

從上列的項目看，我們就可以知道本書的內容範圍。作者於書的後部還依着每章舉出很多重要的參考書；每本書下還加了些短評。(見原書三四九—三六八頁)，這於讀者參考上是很有幫助的。

本書的目標有三：(一)給讀者尋求人格充滿之助；(二)爲初步課程之基礎，以訓練專門工作；(三)爲文化的和求知的資料(見原序十一頁)。從書的內容看，這些目標可說是完備的。作者從各處引來別人研究得到的材料很豐富，幾乎每頁上都可以找到，並且多半是最新的材料。這可說是這書的一個特點。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作者的哲學或社會人生觀，以前表現於社會關係的科學和社會進步的技術兩書中的，在這裏也一貫的表現出來了。作者認爲「生活的動機是動作」(The motive of life is to function)。——(見二七頁)人類的動機約略有四：(一)活動的慾望；(二)得人注意和讚揚的慾望；(三)

保護自己安全的慾望；（三）和別人共同享受各種經驗的慾望（見一一與二七頁）。以這爲出發點，作者便說家庭生活目標，是要使得全家人慾望之活動，得到激發、解放、便利、和完整（見二六頁）。這和作者解釋社會進步的目標是一致的（參看社會進步的技術十九頁）。

以科學的社會學之觀點去研究人格和家庭問題，這是新近的一種趨勢。作者拿美國出版的家庭問題的課本來分析他們的內容，所得到的趨勢如下：在歐戰前的課本中討論古代和歷史的家庭，佔百分之四六·三；在歐戰後，只佔百分之八·八。討論人格關係的，在歐戰前只有百分之八·九，而歐戰後便增加到百分之二八·五（見原序五—六頁）。換言之，現在的學者多半注重現代家庭問題和人格問題的研究與討論。在各雜誌中所發表的文章，也差不多有同樣的趨勢（見原序五—八頁）。但說來也奇怪，美國各大學的科目，多半還是偏於古代家庭的討論（見原序七頁）。這可說是學校教育與社會實際問題之趨勢的失調。

關於家庭和男女性慾問題，例如主婦所需要的管家知識，家庭快樂與經濟之關係，同性戀愛、手淫、花柳病、

離婚、生育節制……等等，作者引用別人研究所得的統計頗多；但這樣的統計，我們只能看做一種大概情形，不能視爲絕對可靠；因爲他們那些統計取材，不能算是完全合乎科學。從這一點看，作者所收羅的材料，雖算很豐富，讀者不能不懷疑其有過於濫而不甚嚴格之病。

關於人格之培養和家庭的快樂，作者所提出的建議和標準很多。茲隨便舉出幾個例在下面。譬如男女結婚的資格問題，在藥學上講，沒有花柳病，沒有酒癮和別的毒藥癖性的人，才有結婚的資格；在人格方面，應該是健全的，沒有性淫的，情慾平衡的，鎮靜和有勇氣的；又在經濟方面，結婚的快樂和家庭的進款是有直接關係的。（參看原書一〇七—一〇八頁）

要想考究一對男女是否真正戀愛，作者舉出下列八個測驗方法：（一）與所愛的伴侶在一塊兒的快樂，比較與其他任何人都大。（二）真正的情人倆，若是彼此離別了少許時期，便要起一種不安的感覺。（三）當情人在一塊兒的時候，彼此總有許多話說，也有許多共同做的事體。（四）彼此的經驗互相享受。（五）愛人對於對方的意見、判斷、和願望，熱情的予以充分之考慮。（六）情人的

計劃和興趣，常是跟着對方而定。(七)情人對於對方總比較別人要有自誇之心。(八)最要緊的是，真正戀愛的人，對於所愛的伴侶，總是熱情地希望其成功。(一二〇—一二二頁)

美國的離婚率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在一九二九年全美國一共有二十萬離婚案件。依作者的意見，要想避免離婚，應遵守下列八條規則：(一)不要和你的親戚或岳丈母毗連或一塊住，也不要允許他們來和你們居住。(二)你們爲妻的或爲夫的應該留神使你的對方得到性慾上的滿足。(三)關於財政的處理，應設法使彼此不要吃虧，或發生煩惱。(四)應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小孩——若是自己沒有，可以過繼別人的小孩做義子。(五)不要有酒癖。(六)結了婚之後絕不能和別的對方有私人的來往。(七)盡你的力量，負一切的責任，使你的終身伴侶在家裏或外邊，得到滿意的活動和成就。(八)不要以爲結婚把浪漫的愛(像剛要結婚或剛結了婚那時候的)弄糟了，而對於你的配偶便改變了別種的愛情。(一九九—二〇一頁)

關於養育小孩的法則，作者舉出下面數條：(一)想法子使小孩生於春初或秋初，不要在夏初或冬初。(因爲

在這兩季小孩的抵抗力薄弱，容易生病或夭殤)。(二)小孩生出來後至少須哺乳六個至九個月。(三)小孩沒有長到一歲之前，不要從事使你與小孩分開的工作。(四)在哺乳的時期當中，吃於乳的來源有益的養料。(五)如果給小孩吃乳是不可能的，須請專家來指教如何把牛乳弄好給小孩喝。(六)留心去購買新鮮、乾淨、和新近消毒過的牛乳。(二四四—二四五頁)

順應 (Accommodation) 是人類社會關係的關鍵。這是人們彼此間互求諒解，想法增加彼此的幸福，快樂，以及人格之發展的方法或程序。無論夫婦或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都應該以順應爲基礎。作者把創造的順應程序陳述如下：(一)對於對方的目的和能力有同情的內察。(二)排除意外和不需要的煩惱。(三)避免壓制和詭計。(四)共同的籌定計劃。(五)發見順應的目的間所同意的範圍。(六)採取或闡明足以表現共同目的的解決方法，求其有很少障礙和損害。(七)犧牲不緊要的事體。(八)發展有興致的代替物以代替被阻障了的作用。(九)放棄所謂自己權利的要求。(十)由一人或兩人下一一定的決心，使對方得到可能的最大人格之完成。(三二一頁)



（這樣的順應就是把彼此之間的關係建築在真正平等的友誼或夫妻之道上面，這不但可以消除一切無謂的衝突，並且可以使彼此的生活得到和平與快樂，使彼此的人格也完整地向上發展。

作者在書中提出來的這些建議，有的雖然有點像牧師傳道似的，從科學的立場看來許也有可疑的地方，但是

## 從雙鷹到紅旗

From Double Eagle To Red Flag

by General P.N. Krassnoff

Published by Blue Ribbon Books New York

一本小說，值不得大書特書的介紹。但是這本小說有歷史的價值，有社會史的價值，兼有文學上的價值，所以不妨略為介紹介紹。

這書的作者，一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俄國人。原書是用俄文寫出的；現在所介紹的是英譯本，翻譯人的文字很流暢。

這書的名稱，可以勉強翻作『從雙鷹到紅旗』。在沒

他們的說法，對於普通一般人，是有暗示力和實際的用處。所以我說這本書是有牠的實用價值。一般預備結婚或已經結了婚的男女們，若能以這本書裏面的知識，建議，和提示，忠實地應用到他們的共同生活上去，我相信他們的人生應當會得着無限的幫助，他們的家庭生活，也應當會增加無限的幸福和快樂。（龍程芙）廿四、十一、十二。

談到書的內容以前，先把本書作者克拉司諾夫的個人歷史，略為寫點。他生在一個哥薩克的家中。他少年的時候，就在聖彼得堡皇家哥薩克衛隊裏做個尉官。當時他就是個很出風頭的青年騎兵軍官，並享有運動家及軍事著作家的盛名。當日俄戰爭時期，他曾在前線做個軍事通信員。日俄戰後，他曾在歐俄及西伯利亞一帶各地的軍隊裏服務。歐洲大戰發生時，他升為駐在波蘭一哥薩克騎兵隊的隊長。在這時期，他因特殊的戰功，俄皇曾授與聖喬治十字軍章。以後，他屢以戰功，被升為騎兵、旅長、師長、及軍長等職，當俄國革命爆發時，他經過種種出死入生的危

險，由北方跑到南方。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季，南方的哥薩克起義勤王，他被舉爲首領，在任九閱月。當他被任爲首領時，因爲南方一帶所受共黨的擾亂已深，已變爲不可收拾的局勢。但經他費盡一番心血，居然在幾個月的短期間，組織成軍隊，並將那一帶的共黨掃平。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季，他因爲外力的壓迫，不得不辭職。不久，他就離開南俄了。

談到這書的內容，認真寫起來，怕太長。簡單寫起來，這書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從一八九四寫起，至歐洲大戰前止；第二部分，敘述歐洲大戰時期的俄國，俄國革命

的初期，一直到共黨得政；第三部分，講共黨得政後，俄國內戰的一切；第四部分，描寫共產統治下的俄人生活。

讀這書最有趣味的有兩點。第一點就是作者能用最生動的文字，將帝俄末年一般統治階級，及被治階級的情形描出，使讀者明瞭帝俄之所以傾覆的原因。第二點就是描寫當時共黨用盡種種手段來達到得政的目的，以及共黨的哲學，使人讀了有料想不到之慨。

再寫下去恐怕太佔篇幅了。最末了，我希望有位有閒空的文學家，把這書譯成中文。那可爲國內讀者造福不淺了！

（鄒君任）

## 寄稿的人們

漆鑑是很有成績的一位留學生。歸國後，從事實際社會工作，

已有年矣；至於警察等類問題，尤其朝夕所研討者。

李子欣是紐約大學的一位法學博士，所以「三句話不離本行」

。他所討論的，雖說是他個人老老實實的觀感，然而誰又

能說不是當今一個嚴重的問題？

王政曾在斯丹佛大學專攻社會學。現一面在中大教書，一面在

某部服務。

蘇茹在南京住了一年。讀他的南京種種，當知道他是跡所至。

我們得小心着！謹防他寫南京種種之二。

王季高是一位中大的政治學教授，是非公論，其餘業也。

龍程美在金陵女大任教。這次為我們寫出一篇書評，非常感謝

。真個是談何容易找着甘心寫詩的人，放下詩不寫來寫書

評！

鄒君任曾在蘇俄某中國領事館服務，對於蘇俄自然有特殊興趣

，所以特別為我們寫出這一篇書評。

林雲谷這名字，想來是讀者見慣了的。要不然，你可以翻翻日

本評論，民族……等等。

吳幹也是一位教書匠。教書匠，除了說說話，還能怎樣。

各界欲得精良之印刷請至

# 中山公記印書館

地址：國府西街  
電話：二一六九八

是為發揚文化而設立  
是為普及教育而設立  
是以合作的精神而設立

## 營業要目

承印

中西書籍

雜誌報章

文憑股票

簿記表冊

### ▲特點▼

印刷精美 交件迅速  
定價低廉 約期不悞

## 不許轉載

編輯者 是非公論旬刊社  
發行 瑞福里三號

南京鐵管巷

印刷者 中山公記印書館

南京國府西街

電話二一六九八

## 經售及代定處

南京 中央書局（總代售）

廣州 共和書局

花牌樓書店

上海雜誌公司支店

東壁書局

漢口 現代書局

立達書局

天津 天津書局

力行書局

北平 文萃書局

育英書局

景山書局

新生命書局

蘇州 文怡書局

羣衆書局

無錫 大華書局

大中書局

鎮江 中央書局

正中書局

長沙 求志公司

良友書社

金城圖書公司

上海

上海雜誌公司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成都

開明書店

太原

同仁書局